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三十二回 孫臏連破鎖雷陣 三教共設平齡會

說說秦兵因三陣雷響，不辯明白，就點火炮。轟的一聲，卻往秦營打去。王翳一見，喊聲：「不好了！」這話還未說完，第二位大炮已點著了，咕咚一聲，又打往秦營裡去。第三位接著又一炮，王翳也是手足無措，吆喝也吆喝不出來了，一催馬如飛到第四位炮跟前，那炮手正想點炮，王翳不及叫喊，忙展開槍，一槍把炮手刺倒在地，眾炮手才歇住了手。王翳大怒，喝道：「該打的奴才，這些炮往那裡打去，也不看個明白，只管亂放。」眾軍士忙把火亮一照，只見那些炮，一個個的都倒轉了口，向著自己的營盤裡，眾皆失色。王翳道：「什麼人都轉放過來，方才若是都點上了，要想我們營中有一個逃生也不能夠了。」眾將道：「此必又是孫臏法術，方才那裡大風，把炮都倒轉了。」王翳道：「你們快些動手，把大炮抬轉過去，趁此時候，還是未過三更，尚可行事。」眾軍聞言，一齊動手，七八個人想去抬一位。誰知這些炮好似生根一般，抬也抬不轉，眾軍急了，一齊來抬，抬了半天，才抬得轉一個炮來，忙個不住。那裡秦始皇同著眾文武，在營靜聽消息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打進營來，只打得面目失色。說聲不好了，一連又是兩個炮打來。只見得營中煙騰火照，三軍叫喊聲振耳。始皇君臣把魂都嚇殺了，東一頭西一頭，你撞我我撞你，亂成一處，不知往那裡躲的好。海潮老祖在蘆棚上作法，催動五雷，聽得連珠炮響，反打進本營，也著了急。忙跨上孔，正欲下蘆棚，卻與始皇君臣相遇。只見始皇戰兢兢的道：「雷炮不會攻城，倒會打自己營寨。」老祖忙下青毛孔道：「此事連貧道也不明白，可速傳王翳到來。」始皇忙差官把王翳宣進蘆棚，便問道：「殿西侯，老祖令你管炮，攻打易州，為何這樣糊塗，望自己的大營反打上三炮，傷了無數人馬，是何原故？」王翳聞言，忙跪上奏道：「臣奉師命，管理大炮。將近三更時分，起了一陣怪風，把火亮盡行吹滅。及至點了火亮時，雷已響了三陣，小臣怕誤失了時刻，催炮手快些點炮，放了三個大炮，俱反打轉自己的營盤。微臣見狀焦急，一時間不能禁止，只得用槍挑了一個炮手，方才止住。及再看時，所有大炮，盡皆倒轉炮口，向自己的大營。微臣一時不能辯得明白，誤放了三炮，臣罪該萬死。」始皇與甘羅等皆吃了一驚。始皇道：「此又是孫臏的法術了。不如讓他一讓，撤兵回國罷了。」海潮怒道：「吾主龍心萬安，雖然兩次被別夫所破，明夜三更，定要成功。」始皇道：「孫臏妙法無窮，只恐又落了他的圈套。」海潮直氣的二目圓睜，仙眉倒豎，說道：「貧道若不平定易州，誓不回山。聖上且請回帳安歇，眾將俱各回營，待貧道破了易州，再來稱賀。」忙送了始皇，下了蘆棚，回身入內，坐下不過四五個時辰，天就晚了。老祖又令王翳保護大炮，又把一百零八符取來。遂與金子陵道：「你可把符拿去，每一炮上貼一張，由他什麼天神地將，也不敢近前。」二人領令下帳，各自乾去了。

且不講海潮聖人如何祭炮，且說孫臏在營中靜坐，心下暗想：「海潮今晚必有法術，我再算他一算，便知來意。」眼望秦營點頭歎道：「你行的事真兇，可奈我何。我也知燕國不久當滅，然有一刻我捱一刻，定然不使你隨手而得。」吩咐擂鼓聚將。掌鼓官忙把聚將鼓擡動，孫燕等各披掛上帳，參見已畢，兩邊並立。孫臏開言道：「列位將軍，海潮今晚仍用鎖地雷來攻易州，貧道此次依計就計，去劫寨營，殺他個措手不及。令秦人見影而懼，海潮望風而逃，方才顯我出家人的手段。」眾英雄聞言，一個個抖擻精神，願效死力。孫臏大喜，使叫一聲劉旗牌：「你領兵五百，到三更時，雷響三陣之後，殺向易州東門，趕殺秦兵，竟撲秦營。」又命樊噲，帶兵五百，殺敵南門秦兵，也到秦營聚齊。又命孫燕帶兵五百，殺敵西門秦兵，也到秦營聚齊。又命廉秀英領著曹參等，領人馬三千，到三更時分，雷響三陣以後，竟撲西秦大營，會齊劉邦等三路人馬，亂踩秦營，擒王捉將，算你等之功。其餘將佐，俱隨我守營。眾將俱各領令下帳，各自準備去了。孫臏取了杏黃道，往東南西北四下裡一展，喝一聲：「四海龍王。」頃刻間，只見那敖欽敖廣敖順敖閻四海龍王，在空中相見。孫臏道：「有勞尊神法力，今晚二更之後，降一場大雨，要一百零八點，水高一丈有餘，只許在易州三門之外，不許一點入秦營，易州城內不許容存一點，違者聽貶。」四海龍王領了法旨，在半空中等候不提。

且說金子陵，領了海潮的法旨，把符在炮位上貼了。一抬頭，只見燕營中煙霧迷鎖，殺氣騰騰，心中說道：「孫臏必有準備。」忙回蘆棚稟知老祖：「弟子見燕營中殺氣騰空，必有原故，乞法旨定奪。」老祖聞言，忙下了蘆棚，閃慧目看去，果然騰騰殺氣，衝入門牛，心下大驚道：「若非秦皇福大，金子陵望氣知機，今晚雖用炮攻易州，秦營中也不免屍山血海。」忙回蘆棚坐下，喚金子陵：「你領我法旨，快報知秦皇，今晚三更，有孫臏遣將劫營，宜早防犯。攻城之事，有我一力擔當。」金子陵領了法旨，不敢怠慢，到始皇駕前跪下奏道：「啟上吾主，海潮老祖方才仰觀天象，見燕營殺氣衝入牛門，主有敵人劫營，差小臣代奏，乞吾主及早防備，至緊至緊。」始皇聞言大驚道：「如此怎好？」章邯忙出班奏道：「主上不必擔憂，既是孫臏要來劫營，不如調兵四面埋伏，以炮響為號，一齊出來，可以圍住燕兵，自然成功。」始皇聞言，就依了章邯所奏，把人馬盡行調開，按四面八方埋伏，其餘文武，俱保著始皇往蘆棚，與海潮聖人觀敵，留下一座空營，懸羊擂鼓，餓馬搖鈴。章邯調遣已畢，天色已晚，營中點上燈火，海潮聖人已拘了雷部，在空中等候。眾雷神見四海龍王也在空中，忙問：「眾位龍君到此何事？」四海龍王齊道：「奉了孫真人之令，在此行雨。請問眾人到此何故？」雷神道：「奉海潮聖人法旨，在此行雷助炮，攻打易州。」龍王笑道：「他們要雷要雨，只苦了百姓。我們各自行各自的事罷了。」天交一更之後，雷部神祇各展神威，速打了一陣焦雷。

那裡四海龍王也忙興雲佈陣，把個朗朗乾坤，變成一個黑暗世界。王翳命炮手準備火繩等物。雷部神祇忙施第二陣焦雷。四海龍王大顯神通，頃刻間下了一場大雨。真好利害也：

起初時淅淅瀝瀝，到後來滾滾滔滔。

淅淅瀝瀝沾過了六街三市，滾滾滔滔鋪平了四野三門。

龍王憤怒，分明傾倒了九曲黃河。

風伯施威，一似拔開了七層鐵閘。

霎時溝溝濘濘，地上水深數尺。好大雨，把王翳這些人馬，只淋得個個濕透征袍，把火龍火把火繩儘管淋滅了。起先不過水過腳面，次後漸漸長了起來，把一百零八個火炮都淹沒了，大小三軍，又被水泡了一半，都是著急，連王翳也顧不得了，個個赴高處逃命。海潮聖人不知營外有水，把令牌連叩三下，空中雷響三陣，不見動靜，心中疑惑。始皇道：「此時已是三更三點了，為何不見炮響？」海潮道：「難道孫臏又用了什麼邪法？」一言未了，只見王翳拖泥帶水，渾身濕透，上了蘆棚。老祖道：「王翳為何如此，不放鎖地雷轟易州呢？」王翳含怒道：「還說什麼鎖地雷，一場大雨，把人馬險些淹死，連炮都淹沒了，怎麼放得呢？」始皇道：「為何營中一點雨也沒有，是何緣故？」老祖道：「又被別夫破了法也。」正說間，三軍吶喊：「不好了，水來也。」一齊往蘆棚上亂跑。那水猶如倒了閘一般，往營內滾來。劉邦領兵到東門，樊噲殺到南門，孫燕殺到西門，只見三門上並無一個秦兵，淹死的不知其數，餘者都逃走了，只剩大炮。三位爺不敢怠慢，率兵就往秦營闖來。海潮見水來得兇猛，忙上蘆棚。海潮忙用劍往下一畫，水皆入地，一點全無。始皇大喜，稱贊：「老祖法力無邊。」一言未了，吶喊四起，燕兵已殺入營中。號炮連響，章邯兵卒一齊圍將上來。廉秀英率兵卒與眾將豪傑，在陣中一齊動手，只殺得陰風慘慘。那邊劉邦等從外殺來，把秦兵裡外夾攻，秦兵又吃了大虧，只殺得秦兵哀聲不止。早有人上報蘆棚。海潮聖人聞言，忙下了坐位上青毛孔，領著金子陵、王翳二人，如飛一般竟撲秦營而至，燕兵正四面趕殺。海潮聖人一見大怒，忙仗劍來取廉秀英。只見劉邦接住金子陵，王翳抵住樊噲，孫燕戰住章邯。二國大將，各尋對手，又是一場大戰，殺得東方已白。孫臏在營中，知道眾將大戰，海潮臨敵，怕眾將吃虧，不敢坐視。忙上青牛起在空中，競向秦營而來。秦國君臣正在蘆棚觀看，忽見落下孫臏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一齊亂跑，君臣們竟不能相顧。海潮聖人又見不能取勝，忙把青毛孔起在空中，廉秀英也駕雲來趕，被海潮一如意打下塵埃。孫臏忙上前救起。海潮聖人在空中把無極圖一抖，變了一座亮牆，直透九霄，阻住燕兵。眾將知海潮法術利害，不敢前進，打得勝鼓回營。

始皇見燕兵退去，心中少安，查點兵將，折了一萬有餘，偏將十六名，帶傷者不計其數。二目中不禁流下淚道：「我國軍兵百萬。六國之中，連一國也不能平，就傷了幾萬兵馬，不如退兵回國罷了。」始皇正欲退兵撥寨，金子陵借了土遁逃了回營，上帳見駕。始皇道：「國師來得正好，孤正欲傳旨撤兵回國。專等你来起行。」金子陵道：「吾主為何又要撤兵？」始皇道：「孤的人馬，死的也夠多了。孫臏利害，你也知道了。孤也不敢奢想，自今以後，守孤的疆土罷了。」王翦忙跪道：「臣冒死求吾主住兵三日，看老祖回來再作定奪。滿三日不回，吾主與燕國講和，便罷兵不遲。」始皇只得依奏，傳旨五營四哨，深埋鹿角，嚴加防守不提。

且說海潮戰敗，越想越恨，催開青毛吼，竟入南天門，要去啟奏玉帝，用五雷前來打孫臏。偶然一想：「這別夫雖頻頻無禮，念他苦練一場，好容易修到一個大羅天仙的地位。罷罷，寧可他無禮，不可我無情，出家的人慈悲為本，且去見過教主，再作定奪。」忙轉青毛吼，竟上三十三天，望兜率宮而來。此時老君正在月房打坐，童兒通報，說有東海雲光洞海潮老祖到了。老君吩咐童兒，將海潮請入到兜率宮，來至月房見禮。老君道：「師弟何來？」海潮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道兄，因秦氏當興，六國當滅，天遣雷部正神下凡，擁拜貧道為師，學藝三年。今因兵困燕山，遇著天台洞孫臏下山，他自恃神術，逆天行事，把王翦打敗。貧道無奈下山，苦苦勸他，他不肯回頭，在戰場上與貧道動手，傷我金銀二徒，貧道本該上天庭啟奏，可惜他多年苦修，方成正果，故此前來投訴道兄。道兄你現為掌教，斷斷曲直，判定誰是誰非呢？」老君笑道：「師弟不須動怒，孫臏既是無知，逆天而行，你先回秦營，貧道會同如來、鴻濛教主，設一平齡會，並掌教南極，與他師傅王禪，一齊下山，到燕山勸他歸山。他若不聽，奏知大羅天尊，將他五雷擊頂。」海潮道：「既是道兄慈悲，貧道先回秦營，好預備乾淨的地方，以候法駕。」老君道：「師弟請回，貧道隨後就到。」海潮別了太上老君，出兜率宮，上青毛吼，回到秦營，入營見始皇。始皇接上黃羅帳，分賓主坐下。始皇道：「老祖來得正好，小皇意欲退兵回國，候老祖定奪。」海潮道：「聖主不必退兵，昨日貧道上兜率宮，請太上老君、西方教主、鴻濛教主，三教聖人設一平齡會，把別夫平伏。攻破易州，只在目前，聖上不可回兵。」始皇聞言大喜道：「聽老祖所言，孫臏縱有神通，也難出三教之手。小皇有何德能，有勞老祖如此用心。」傳御膳官排宴伺候。老祖道：「三教聖人，不食人間煙火之物，不必擺宴，可在營中一塊地方，搭座大大的蘆棚，內張燈結綵，點焚名香，杯添淨水，吾主只用一文一武相隨。至黃昏時分，同貧道接見聖人。眾將各守隊伍，不許喧嘩。」始皇聞言，忙令軍士搭起高台，預備迎接三教聖駕。

不一時日落西山，滿營皆張燈火。海潮同始皇、甘羅、王翦三人來至台前，下了坐騎，同上台去。只見台上擺得乾淨，當中撮了三個龍墩，高掛燈球，密結錦彩。正看間，天交初更。隱聽得半空中仙鶴聲音嘹亮。海潮聖人知道是南極仙翁到了。忙與始皇開台迎接。南極子下了仙鶴，始皇跪地一躬道：「朕有何德能，敢勞動掌教主師大駕降臨。」南極子連忙降禮道：「貧道怎敢勞動聖上迎接。」遂一齊進了台中。海潮與南極見禮道：「有勞老道兄光臨。」南極道：「奉三教聖人差遣，貧道怎敢不來？」正說著，只聽得空中仙樂和鳴，祥雲渺渺。南極道：「主教到了，快下迎接。」海潮與南極、始皇等，齊近台邊跪接。三位聖人，各跨青牛、鸞、獸落將下來，始皇偷眼窺看，只見那三位聖人：

第一位，

面目清奇生古怪，劈開混沌居先代，  
太極兩儀四象懸，三才定位分三界。  
自從治世守為君，萬古人王傳歷代。

第二位，

頂有垂珠纓絡蓋，萬劫千磨盡不壞，  
西方極樂大慈悲，無為寂靜超三界。

第三位，

魚尾冠，絲縑帶，八卦仙袍身自在。  
長成大道妙無窮，修煉真元無比賽。  
曾跨青牛過函關，兜率宮中聲名太。

始皇等把三位教主接進蘆棚，按次坐下。正中如來，左鴻濛，右太上老君。跟隨仙童佛子，侍立兩旁。海潮、南極上前參見，始皇、甘羅、王翦俱各頂禮參見。佛主言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，只因劫數已到，六國該滅，秦室將興，故遣雷部下凡，併吞六國。今孫臏逆天，兵阻易州，太上金仙轉請鴻濛聖人，同釋子下凡，設一平齡會，平伏孫臏。孫臏他不過是個真人，竟能逆天行事，乃使百姓經受刀兵之苦。賢皇請起，此來自自有定奪。」始皇起身，並立一旁。老祖聞言便問南極子道：「王禪為何不到？」南極道：「已遣金霞童子，用拘仙牌去拘去了，想必就到。」正言間，王禪同金霞童子已上高台，朝上稽首道：「弟子王禪參見，願聖人萬壽無疆。」老君對王禪道：「今拘你來，只因你門徒孫臏，逆天而行，兵阻易州，得罪了海潮，其罪不小。故此今夜三更相會，排下平齡會，把孫臏喚來，我們規勸他一番，他若肯把兵撤了歸山，不管閒事，可免五雷之苦。快些去罷。」王禪叩了一個頭，帶了南極的如意鉤，下了法台，腳駕祥雲，飛奔燕營，落將下來。小校一見，嚇得一跳，忙喝：「什麼人，平夜到此何事？休要往裡走。」王禪道：「休得胡言，快報進去，說雲夢山水簾洞鬼谷子，奉掌教南極如意金鉤到來。」小校聽得鬼谷子，知是王爺的師父，忙報入營中。